

英漢
對照

詩經·國風

英文白話新譯

仲丹

關關雎鳴，在河之洲。
魚翠關關唱，黃河小島上。
King Fisher sings “guan guan”
along the river bank.

賈福相 譯著

Translated by Fu-Shiang Chia
with a Foreword by Stephen H. Arnold.

17317.4:1

2010/11/8

港台書

詩經·國風

英文白話新譯

仲丹



“Airs of the States” from the *Shi Jing*

A New Tri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賈福相 譯著

Translated by Fu-Shiang Chia
with a Foreword by Stephen H. Arnol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經國風：英文白話新譯 = "Airs of the States" from the *Shi Jing*:

A New Tri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 賈福相 譯. -- 初版. -- 臺北市: 書林, 2008.05

面; 公分. --

ISBN: 978-957-445-239-2 (精裝)

1. 詩經 2. 注釋

831.12

97003730

世界詩選 5

詩經國風：英文白話新譯

"Airs of the States" from the *Shi Jing*:

A New Trilingual Translation of the World's Oldest Collection of Lyric Poetry

譯者 賈福相

編輯 鄭惠雯·周佩蓉

校訂 Stephen H. Arnold·王建文

出版者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100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60號三樓

電話 02-2368-4938 · 02-2368-7226

傳真 02-2368-8929 · 02-2363-6630

發行人 蘇正隆

出版經理 蘇恆隆

業務部 北區: 106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之5 · TEL (02) 2368-7226

中區: 403台中市五權路2之143號6樓 · TEL (04) 2376-3799

南區: 802高雄市五福一路77號2樓之1 · TEL (07) 229-0300

郵撥 15743873 · 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網址 <http://www.bookman.com.tw>

經銷代理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號四樓

電話: 02-2795-3656 (代表號) 傳真: 02-2795-4100

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1831號

出版日期 2008年5月4日, 2008年6月二刷

定價 新台幣400元

I S B N 978-957-445-239-2

Translation,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Fu-Shiang Chia.

Copyright © 2008 by Bookman Book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 須徵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

譯者小傳

賈福相，一九三一年生於山東省壽光縣賈家莊。六歲時遭逢二次大戰，一九四九年五月參軍，隨舅父到了台灣，先進大甲中學，後在台中裝甲兵子弟中學畢業，一九五一年考取師範學院（現師範大學）生物系。服役期間擔任兩年少尉翻譯官，役畢在東海大學擔任助教一年。一九五八年獲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動物研究所獎學金赴美，一九六二年完成碩士學位，一九六四獲得動物學博士學位。

從此，他開始了教書、研究和行政工作，在六個國家教過七所大學，編輯參考書四本，發表論文二百零三篇，擔任六家國際期刊編輯委員，指導碩博士生四十餘人，到他實驗室工作的訪問學者和博士後研究員計有二十三人。一九九七年於香港科技大學退休，退休後任台北海洋館館長三年。

他在加拿大亞伯達大學任教二十四年，擔任動物系系主任五年，研究生院院長十年，多次參與國內外大學行政會議，五種世界名人錄榜上有名，二〇〇二年與友人合創Bionutra生物科技公司，並被選為該公司首任董事長，二〇〇七年獲選入北美企業總經理俱樂部會員。

一九八六年開始寫散文，以筆名「莊稼」，在台灣幾家雜誌和副刊發表文章，出版詩集散文集《獨飲也風流》、《吹在風裡》、《看海的人》、《星移幾度》、《生態之外》五本。

Translator's Biography

Fu-Shiang Chia was born in Shandong, China in 1931 and moved to Taiwan in 1949 where he completed high school and got his BS in Biology in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two years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one year as a T.A. in Tunghai University, he went to Seattle to attend graduate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receiving his MSc in 1962 and PhD in Zoology in 1964.

During his academic career he taught in seven universities in six countries, edited four reference books, published over 200 research papers, served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six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upervised the completion of more than forty MSc and PhD degrees, and worked with over twenty visiting scientists and post-doctoral fellows. He retired from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1997 and after that, he worked for three years as the director of Taipei Sea World.

He taught in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for twenty four years, during five of which he was the chairman of Zoology and ten of which he was th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 He served on numerous university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ittees and was listed in five editions of world *Who's Who*. Most recently 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Bioneutra, Inc, a biotechnology company in Edmonton. He was s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North America President & CEO Club in 2007.

He has published six books of prose and poetry in Chinese.

致謝

我很感謝加拿大愛德門頓市《光華報》林惠琪社長和遲文榮主編的鼓勵和幫忙。也感謝台灣交通大學英文系主任兼語言研究所所長劉美君教授的邀請，得以在二〇〇五年於交大客座教授六週，講「詩經翻譯」獲益良多。另外，過去三年我曾獲邀去台灣師範大學、中山大學、愛德門頓市台灣同鄉會、溫哥華漂木藝術家協會、畫家協會、讀書協會、綠色俱樂部及中國文化研究院等多處講演詩經，得到諸多聽眾指教。

譯稿在美國華盛頓大學星期五港海洋研究所完成，鄭惠雯、亞諾爾和我日以繼夜工作八天（二〇〇六年三月四日至十二日）。最難忘的是幾次在爐火旁的討論。我感謝星期五港海洋研究所的同仁們，特別是Bob Schwartzberg先生。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妻子Sharon在我翻譯詩經過程中始終耐心陪伴提供協助。

Acknowledgements

I am most grateful to Ms. Vicki Lim and Miss Grace Chi, respectively the Publisher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weekly *Chinese Journal* in Edmonton, Canada for their encouragement and advice on this project. I wish also to thank Professor Mei-Chun Liu, who invited me to offer a course on translating the *Shi Jing*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for six weeks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in 2005.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en invited to give lectures at the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and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to many associations in Canada, from which this work benefited a great deal.

Miss Heather Cheng and Professor Stephen H. Arnold and I worked continuously for eight days (March 4 – 12, 2006) at Friday Harbor Laborator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SA to complete the first draft of the manuscript. I shall never forget this occasion and our discussions at the fireplace. I am also grateful to many colleagues at the Friday Harbor Labs, particularly Mr. Bob Schwartzberg. Lastly, but hardly least, I acknowledge the patience and assistance of my dear wife Sharon at all stages of this project.

橋

窄窄的橋
無邊的海

古人走過來
今人走過去

東方人走出去
西方人走進來

聽一聽「嚶嚶草蟲」
看一看「灼灼其華」

且唱：

「蒹葭蒼蒼」；「明星煌煌」
「月出皎兮」；「佇立以泣」
「七月流火」；「麻衣如雪」

生命流出了愛
愛是詩

詩的多樣喲：

「有女如玉」；「巧笑倩兮」
「青青子衿」；「巷無居人」
「投我以木桃」；「與子偕老」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過來過去，一段路
走進走出，生之旅

窄窄的橋
無邊的海



Bridge

Narrow bridge.
Oceans wide.

People of the West cross to this side;
People of the East cross to that side.

People of yesteryear return;
People of today remember.

Together we look at "the bright cherry blossoms."
Together we listen to "the autumn songs of the cricket."

Together we sing:
"The reed plumes are infinitely white,"
"The evening stars are infinitely bright."

From life flows love,
From love, poetry
In myriad forms:
"Sweet dimples frame her teasing smile";
"The man in the blue collar has stolen my heart";
"Give me a peach"; "We shall grow old together";
"Why, why have you completely forgotten me?"

Remember, remember...

This side, that side....
Crossing,
We journey to each other

Across a narrow bridge,
Across oceans wide.

序

史蒂芬·亞諾爾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榮譽教授
比較文學暨電影研究系前系主任

鄭惠雯中譯

賈福相翻譯《詩經》國風一百六十首，可謂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以外地區首見全新的完整英譯¹。在此《詩經》國風全譯本問世之前的近六十年間，中國已成為世界強國，英語亦成為實質上的世界通語，這兩件劃時代的大事，適逢二十一世紀的來臨及數波全球化發展，皆呼喚著一本如賈譯這般貼近時代脈動的三語譯本。然《詩經·國風》亟需新譯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因為它是現存世界文學中最早的詩歌文本，其中有些詩作已有三千多年之久。此一彙集人類遺產中最古老的詩歌文字，可謂已知人類文學文化的泉源與發軔²。雖然論古老沒有比它更遠古的了，而且只是口耳相傳由當時的人記錄下來，卻毫不原始粗糙。如《詩經》這般精巧繁複的作品者應讓各國人民共同欣賞和研究。

賈福相翻譯《詩經》國風的種子植於六十五年以前，他祖父是山東某地的公正人暨風水師。祖父教授他中國古典文學，福相自六歲起就站在黑板前，對著慈愛卻又嚴厲的祖父背誦唐詩，一邊背一邊擔心背錯會被祖父鞭策。青少年時期他開始南北流離的生活，走過戰亂的國土，食不果腹，無法兼顧生存與詩心的發展。一九四九年他十八歲，舅父安排他隨著軍隊到了台灣。

過了四個月的軍旅生活，他得以重入中學，而後進入師範大學生物系。中學時曾被懷疑是共產黨間諜，入獄一週。大學畢業後做了兩年少尉編譯官，然後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專攻海洋生物。他早期的學術遊歷，從美國一路到英國，最後終於在加拿大安頓下來，他在加國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若以研究獎助金來衡量，排名加國自然科學家前十名。他不僅在研究和教學成績卓



著，在行政工作也同樣傑出。曾擔任亞伯達大學動物系系主任五年，接著又擔任研究生及研究院院長（Dean of Graduate Studies & Research）十年，該校博士生人數排名全加拿大第二，且於二〇〇六年獲加拿大《Maclean's》雜誌評為加國頂尖大學，這都是因為賈教授於該校多年耕耘的緣故（後來他於香港科技大學正式退休）。

我擔任賈院長的第一副院長近十年之久，他休假或外出講演時我就代理院務。我們每天一起工作，兩年後他才向我吐露他私下也寫詩。身為文學教授的我常遇到天真而欠缺才華的大學生、研究生甚至同事，拿著自己的「詩」請我評論。這種情境往往有些尷尬，被迫讀了幾頁後，他們會期待評論家與非詩人的我給予專業建議。我有幾句不傷大雅但又帶有鼓勵的評語，像是「這幾個字不錯」，或是「你抒發了頗為強烈的情感，謝謝你把詩給我看，可惜我現在沒空多讀，請繼續創作」等等。這種時候無法完全誠實，尤其面對如此私人的感情，直言不諱並非上策。某日福相拿了一疊散文詩請我看，我突然有些不知所措，因為我倆的互動一向都是直來直往。當他緩緩以英文讀出一首描寫章魚的中文詩，我竟聽得津津有味，非常入迷。沒想到我這位朋友賈福相，我們常常開玩笑介紹他是「潮間帶動物性生活專家」，竟是個不折不扣的詩人哩。自此之後，我們開始一起研究詩作，後來也有數次合力完成作品的經驗。特別是他退休以後，福相的詩作及饒富哲思的散文，幾乎超越他在海洋生物及生態學的聲名。

民歌「上市」的時間久遠，其最「新鮮」的時候是剛誕生之時，當時作者的用意明顯易懂。《詩經》裡可能引用許多更古老的詩歌，只是我們已無從考據，因為找不到比詩經更早的書面紀錄。當民歌逐漸老去，其根源逐漸為人遺忘，意義更為晦澀，許多特色便隨之莫諱如深。舉一首古老的英語童謠為例：「繞著玫瑰轉圈兒／口袋裝滿鮮花兒／灰啊，灰啊／我們全都倒下啦。」這首童謠至今仍廣為流傳，通常是一群孩童手牽手，一邊唱一邊轉圈，唱到最後一句時大家一起倒地咯咯大笑。民間文學研究者

近來才發現這首童謠蘊含的意義，原來是描寫幾世紀前鼠疫重創歐洲的情形。其中「繞著玫瑰轉圈兒」一句，是形容鼠疫患者皮膚出現一圈紅色膿疱；「口袋裝滿鮮花兒」指的是當時人們相信，在口袋裡塞滿花朵可免於感染；最後一句「灰啊，灰啊 / 我們全都倒下啦。」是死者遺體通常會覆蓋泥灰，以掩飾死因，當然「我們全都倒下啦」指的就是死亡。

我們雖然無法斷定《詩經》中有多少詩篇有相類似的深度，但可以想見必然為數不少。以此類推，假設「繞著玫瑰轉圈兒」是古英文，先翻譯成現代英文後，再譯為現代中文，如果在翻譯時不求正確精準，那麼最後得到的中譯會是「圍著雛菊……在草地上翻滾」，如此一來根本無法追溯原意了（也以此告誡研究古文的學者）。我們要記得，好的翻譯是一種發現與創新的努力，表層下隱藏或佚失的意義如同紙張的浮水印，只在某種光線下才會昭然若現。為了讓詩歌長存，數世紀以來中國的詩經評論家，無論是個人還是學派，無不揣測著詩歌所隱含的歷史或神話意義，可是他們卻忘了，不管怎麼說，這些文本其實就是詩而已。

將《詩經》介紹到英語世界的譯者，獲益於多如牛毛的中文註解，同時身為學者的他們，也或多或少會加入自己的見解。亞瑟·韋利（Arthur Waley）是公認的《詩經》翻譯大家，實非浪得虛名。韋利學識廣博，但稍嫌拘泥細節，其譯作偶而失之於晦澀，清通不足，然而我們必須公允的說，《詩經》有些詩篇原文的確是曖昧模糊，令人無法完全了解其意。艾茲拉·龐德（Ezra Pound），第二位最常被稱為英譯《詩經》的「譯者」，由於堅持音韻優先於意義，往往使字面意思及引申含意都更為晦澀，她的文字遊戲為《詩經》籠罩了一層不必要的迷霧。龐德的譯寫當中不時出現希臘文、拉丁文、德文、義大利文、普羅旺斯語、二十世紀初美國黑人與白人俚語，以及其他語言，使原詩不時淹沒於難懂的英文詞藻之中。

那麼多詩人學者翻譯過的經典作品，為何還需要新譯本呢？二十世紀中葉美國詩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言甚是，

尤其把「詩作」替換成「翻譯」：

〔……翻譯……是〕一種尋找之舉
找尋能夠滿足之物。它不一定總得
找到不可：場景已定；重複述說
劇本的字句。然後未來變成
其他東西。它的過去是紀念品。
它必須活著，要學習當地話語。
它必須面對時下之男人，會見
時下之女人。它必須思想……
且必須找到能夠滿足之物。
它必須搭建新舞台。

賈福相的譯文正好滿足史蒂文斯詩中隱含的標準，即有效地
與時俱進，清通暢達、真實素樸的呈現。此外，《詩經》這類典
籍譯作的優劣良窳，由於原作語境久遠而難以判斷，英國詩人艾
略特（T.S. Eliot）的《評論集》（*Critical Essays*）中有段話或許
可以用以說明賈譯之長處：

寫詩時我一直追求的，
並非關乎詩意之事，而是詩作赤裸裸地
光溜溜地站立著，如此透明之詩作〔斜體為筆者所加〕，
甚至使人看不見詩作，相反地
我們的視線本當穿透詩作，
如是透明之詩，閱讀它時，我們的意圖
順應著詩所指之處而去〔斜體為艾略特原文所有〕，而非
詩本身，這似乎才是值得嘗試之事。

賈譯的成就之一便是這種透明，以優美的英語再現中文之美的
同時，他避免自己創造出一首首替代原詩的新詩作，因為那反

而會遮蔽原詩，使之無法散發光芒。

我自己不懂中文，賈福相的《詩經》白話中譯有待中文學者評斷，然其英譯的品質清楚可見。除了這點，賈福相的英譯也不故弄玄虛。要描述其英譯的方法和結果，稍早提到浮水印譬喻在此較不適用，另一個譬喻可能更適合：如果我們將原詩視為一潭深水，由當下的天空所映照，我們看到的是自己的歷史文化脈絡，看不見水面下是什麼或有什麼，而這名譯者將我們從表面給拯救出來，他像一名優秀的攝影師，有系統地將各種濾鏡，置於他心中的鏡片和目標物之間，我們因而得以看見鏡面下的深度和細節，同時又充份保留表面的訊息，讓時人能夠體會詩的意義。

那麼賈福相運用的是哪些「濾鏡」呢？首先，他是一名博物學家。對他而言，生物學名不只是一種儒家傳統，而是必須力求正確的任務，代表著音韻的地位有時需略次於意義。《詩經》中俯拾皆是的動植物意象，是否挾帶科學、社會學、甚至是人類學的重要意義，這點賈福相或許無法提供解答。然而他堅持從原典譯為現代白話中文與英文時，需務求精準正確，最周全的閱讀當包含如是之自然元素，甚至如潛藏的寓言——不論是已知或仍有疑義者——而且嚴格忠於原作的字面意思加以闡釋。

賈福相運用的另一種濾鏡，是其他譯者未用的，即摘除鏡片，將尺度從眼前移開。如前所述，許多英譯者窮其氣力翻閱數世紀以來譯成歐語的《詩經》註解，結果反而落得莫衷一是。許多文化譯介活動，似乎將那一層層包覆在外的訓詁和注釋看得比詩作本身還重要（這讓我想起以前一位來自印度的同事J.S. Das Gupta，他對德國學者研究印度文學的評語是：「德國學者鑽研得比別人深，身上沾的泥巴也比別人多。」）雖然賈福相幾十年前就從祖父那裡打下中國古典文學基礎，但他有意將這些無邊無際的注釋題解擱置一旁，堅持閱讀這些詩歌時，不在文化包袱裡翻箱倒櫃。他以個人深刻的中國詩學視角出發，看見其他人所看不見的事物，例如他發掘出許多首詩潛在的情慾元素，數世紀以來精英文化和學術研究將其禁錮於詩歌底層，不過這些詩歌其實



是初民在較為自由的氛圍下創作的。

性的議題一直讓傳統訓詁學者頭疼不已，今日之華文學術界也仍對其十分敏感。賈福相閱讀詩經時完全將這些偏見拋除，他認為國風中至少有部分詩歌是在較為開放的社會環境中所作。然而在接下來的年代，直至今日，情慾的成分在中國文化中仍被壓抑，輕則含糊隱晦一言以蔽之，重則於編纂成冊時予以刪除，藉由文學以外的道德教化觀念加以消毒一番。中國文學界的編纂策略和操控，在讀者和詩歌之間築起一道隔閡，相較之下外國文學英譯的歷史較為多樣，幸未受制於這種劃一的標準。有一點值得提出，現代中國出版的唯一一本國風譯本，只選譯一百六十首中的四十首（Yea, Dai and Yang），而其中又只收錄一首所謂的「淫詩」（第23首〈野有死麋〉），收錄後又將它閹割了。賈福相的翻譯也未刻意強化擴大原詩的性暗示，只是他忠於事實的信念，讓他藉由忠實的呈現，使原詩可能的暗示重見光明。

對詩歌做跨越時間的新詮釋（歷時性），也可以是同一時間不同空間的詮釋（共時性），譯者在他所寫的其他文章，尤其是散文中，不斷強調跨文化的比較，更能讓我們從封閉的傳統中，挖掘出藝術潛在的能量，超越訓詁傳統所設下之限制。他以中文寫了許多文章，討論與性有關的議題，在中文脈絡中顯得大膽露骨，但英譯之後西方人讀來卻順耳溫馴，同時他忠實呈現性暗示的策略，揭開中國文學的神秘面紗，重新賦予原已虛弱疲軟者以活力朝氣。

詩經國風的英譯相較於中國從古至今的經學傳統，保守的作風較不似後者那般統一，也不像後者那麼勢力龐大，然而二者不分中西卻同樣曖昧模糊、閃爍其詞。一首詩或一篇譯文要跨越歷史長流持續產生影響，當須與時俱進，方能使當代讀者亦感受到原作者為讀者喚起的情感。如果原作喚起讀者的七情六慾，其力道可能因時間之故慢慢淡去，除非翻譯也能與時俱進，跟著時代條件與情境更新，才能再度喚起讀者相同感覺。我們先舉個與詩作無關的例子說明，就服裝時尚的演進而言，在某個時代女性從

頭到腳包得密不透風，單是露出腳踝便能燃起觀者的慾望。在今日多數國家，同樣的效果需要大膽的暴露才能達成。詩也一樣，在保守拘謹的年代裡，情慾的元素潛藏隱晦，《詩經》和多年來的各種譯本皆是如此。今日若要在性意象氾濫的世界裡喚醒潛伏的情慾，今人的露骨遠超過前朝的尺度，譯者必須使古詩隱含潛藏的內容外顯出來，而原本裸露腳踝所喚起的情慾，可能得袒胸露背才能在當代達到相等的效果。³

此處我以重新發現國風諸詩的情慾元素作為新譯的根據，事實上還有其他各種理由可以支持《詩經》新譯之必要，也值得在此稍加說明。首先，語言與文化演進的同時，譯本也一點一滴地喪失其效力，到某一程度時，譯文失去時效，讀來不僅陳舊，甚至難以理解。此外，當詩中納入俚語（壽命極短）、口語表達、諺語格言（通常指涉消失中的習俗），同時包含對其他短暫之藝術或改變之潮流等等所作的文化指涉，譯本讀來更易似走調般越發不對勁，需要重新調音，提供新的註解。

「翻譯」根據古老的通則「係為詮釋」，因為英漢語言特質的差異，該原則說明了為什麼今日有這麼多不同的國風譯本。中文並無字尾詞形變化，非常洗練簡潔，依賴語境來決定主詞、數量、性別、時態等等，也比英語更為隱約、曖昧、間接、簡練且含蓄。像國風這類的中文詩給了讀者許多想像空間，因此很自然地同一首中文詩英譯時，有些譯本的詮釋是一名女子在過去某時拒絕或想念一名男子，但有些則詮釋為一名男子在此時此刻拒絕或想念一名女子。藉由如此不同譯本的積累，原文的多樣可能才得以顯現。

在這諸多可能當中，處處皆是譯者所必須面對的難題，英文無法直接對應古漢語（其於中國文化所處的地位，通常可比擬為中世紀的拉丁文，較其他歐洲語言優越，因為後者為口語方言，而用於書寫及「高等」文化的是拉丁文）。中國古詩自民間蒐集而來，經過朝廷文官樂師潤色後，美化了原本較為俚俗的語彙。賈福相的國風英譯，譯文風格揉合雅正、古樸之詞彙形式，



未見土話或白話的粗鄙之語。因此，他撮合兩種傳統，呈現混血詩風，卻不犧牲意義的清晰。他的翻譯自然不矯作，不掉書袋賣弄學問，散發優雅氣息。而生為莊稼子弟的他，少年歷經流亡學生的歲月，中年成為鼓吹進步的教育行政者，這些曲折的生命經驗，跨越社會階層，跑遍世界各地，從鄉巴佬到大教授，從科學家到詩人，這些都是暖身、都是準備，讓他得以翻譯《詩經》這般風格多元的作品。

性別意識抬頭的今日，我們不得不對《詩經》裡的性別議題多加注意。在多數傳世的作品中，文學創作似乎是男性特有的權力，但《詩經》並非如此。國風一百六十首中，只有一首詩的作者確定，詩人正是一名女性穆姬，〈載馳〉一詩出自她的手筆，約於二千六百年前寫成。此外，當中有四十六首詩以女性為第一人稱「發聲」，幾乎等同於以男性發聲的篇數（四十八首）；另外五十七首可解讀為男性或女性，其餘九首是男女對話。而且十五國風當中的十四國，其男女作第一人稱的篇數相當。數世紀以來，各地文學均有性別平等的發軔，我們須視此為中國文學本源的回溯，而非像西方那樣緩慢、躊躇的線性「進程」，以此包括更多女性作家。在此無庸置疑的，性別平等早已存在於這年代最早、以俗民為訴求的詩歌文學當中。

李雅各（Lee）、理雅各（Legge）和高本漢（Karlgren）將中國文化重要經典引進英語世界，譯本各有千秋，皆有其重要性，韋利譯作的經典地位依然崇高，只不過其語彙日漸褪色發黃；龐德的詮釋特立獨行，對一般讀者而言從來就不易理解。賈福相將這些詩篇帶入當代的同時，又能保存古味，他無意與其他時代的其他譯者爭高下，相反地其譯作可視為一種補足。他在用字遣詞上力求精準，樸實又不失豐富與詩味。甚至他也嘗試使用音步與其他修辭技巧來提醒讀者，雖然樂譜早已佚失，但國風的詩篇在很久很久以前都是可唱的歌曲，當中許多甚至可以伴舞。但是，他不在譯作中刻意套用英詩的固定格式（英詩有無數種格律）來模仿中文古詩的體裁，其譯作是為二十一世紀讀者量身打